



管子全書

重訂

五之六

二十

服部文庫
117
350
4



管子卷第五



唐 薛蕃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

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

揚慎評觀玉者厚薄寸方廉隅色澤瑕累光路不欺以髮故能定王之價此文之觀國亦然

閭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官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愿

梅士享評八觀玄言如骨真有國之龜鑑也

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慙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

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

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

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

其門塞其塗弁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

何良俊評化非過以歸端直依然性體

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是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

活正評此觀言國飢飽

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以上總大意下分八觀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

沈澗新評不務耕私則國飢而君上寄寄之一字甚危

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廣狹也草田多而僻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

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

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

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奇正評此觀言國貧富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

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

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

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

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

黃軾評貨宜通不宜閉是謂富門

岳正評此觀言國侈儉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

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

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

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

費困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

積而衣服修氓家謂民家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

本資少而未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

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

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

柯潛評一侈生許多弊端

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惡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式不可使用。國故曰。八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岳正評此觀言虛實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續按方一作本可

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

逐便。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

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

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

妨農功。故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賦重則粟賤。故人

上賦重。則人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

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遠行而糶之。或遠

人來。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

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以三之一者。

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凶其一。時小凶三年而大凶

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

故曰。大凶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以三之一。法

未養絕評嗜利重賦成何國積安得不凶

楊慎評此一段自是管子長目

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以三之一。法

違善本作速

程敏政評廢法以歛稅其害如此

不遇善本作又遇

管子 卷五
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續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違者衆。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則道行之人。有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毀損羸瘠者也。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者。續按別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不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春通師三年不解。此于小凶。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

胡瑗評以特禁發便於農事無妨

六善本作天

劉繩評寬力必先慎財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大下所以由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力也。故曰臺榭相望。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力財不巳。則用力不休矣。

郭正域評照
應上意毋之
顧子

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無餘積者其禁不
必止。民飢貧則為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亾隨
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岳正評此觀
言國治亂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
化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鬲也。閭閻不設出
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

沈新評毋
自勝正與生
極切通患

孔穎達評悍
激濤飛

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
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姪非者。易為。宮牆毀壞門戶
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
游宗也。里無士舍。土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
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
自生矣。鄉里長翁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
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
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
此亾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

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

翻在衆下故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

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

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

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

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

岳正評此觀言自強弱

何潛評功多而賞薄則各私其力

一字大字在非字上非

朱養和評說到以情偽示敵弱何可言

岳正評此觀言惠行不行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

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眾必輕令而上位危令輕

則有無君之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二年而兵弱良田

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

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

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

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威

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許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沈氏新評備列弱被亡滅之形令人神寒

角正評此觀言國存亡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疆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

私情行而公法毀績按一本作公道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

與之國不恃已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疆寇敵之國不畏已以為疆也豪傑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

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

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

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

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

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

張嶼奔流星飛電

張榜評萬派
飛泉注此一
壑

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
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
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
矣

朱長春評入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
察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
國尤奇宕神王
張榜評驟玩之雄偉峻整細繹之縱橫錯落如河
決如珠連如飄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
而其中龍虎風雲離歧幻怪不可端倪此等文置
之案頭日讀千
過豈有能厭哉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沈鼎新評惟
賢智能踰法
而領袖民以
守法者其在
士大夫故禁
制倍嚴

曰善本心自

理一本化度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殺
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祿毋
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
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
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
則法施俗成日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續
按藏於官謂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
收於君府制則下皆會其理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
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
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
其所聞與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

沈維垣評列
分之病安得
不私偷成亂

大善本心人

李泌評皆從
君人其德來

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廢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續按

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金陳法。上與制法君。金標權。而分其半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也。負猶被制者。必被之。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日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續按。別本注。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

張榜評萬心
一心語略轉
換便新翠

黃震評權重
循利遂成黨
私

福作威。以射人心。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咸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

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眾。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入饑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續按別本注王官既私君事去矣。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但為私行所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

朱震和評私後取能讓害

姚樞評愈說愈痛

官為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好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已賜。臣或下交於人恃已之功勞。仕入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貧利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春通利市交而漁分。輕取下以進卷。此剝民下附民相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萬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

沈鼎新評深揭來舉倫公市上恃威處語更切峻

楊慎評三缺彈而三窟成此事若見靈士尤急耳

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權於貧賤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壺士以為去之資壺士以為去之資修田以為去之資壺士以為去之資營田業以為去之資壺士以為去之資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則私養其士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隱僻善本心自隱

民善本心上

何良俊評飾小言天遠文假爵等事更劉至

節以示民飾也時言大事以勤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也卑身雜處不飾也隱行辟倚倚依也隱僻其行以避邪不正側入迎遠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遁上而遁民者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其委積以閑居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入以買譽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

楊慎評數言
說千古蔽
若捐金鏡

深務善本
心深附

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明黨為友，以蔽惡
為仁。朋黨有惡相為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
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
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
春通結儲君，援鄰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
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
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養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謂之緩行

尋善本

揚悅評利害
無益局
作循

靜而安善

朱卷純評歸
到仁耶是具
龍穴
本心靜而治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小構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
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
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故踰
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
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
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安安
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朱長春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攬
衰世之象，往往龐雜煩碎，音氣下殺。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梅士享評貴
行令而原於
令不虛行令
行則國富兵
強而動以危
亡為戒保有
之謨不以六
攻毀三器令
之勝近也非
以為非兼標
奪正天下之
規也此之謂
王道

管子

卷五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
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
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
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
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
者死，留令者死，故留之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
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
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雖日出令，
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
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

黃水心評廣
列令不行之
弊

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僖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下疆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沈鼎新評重
器在令下渝
今則途邪而
開之實自上

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成姦也故令一出
 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
途君出令不守於一道下渝令而邪衢於五途而求
途由於民而衢開於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
 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未
 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未生謂以未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
 刻鏤相稱也謂之逆稱驕也人有亂色不息未以殺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程敏政評數
逆使不經

自評三經
典真精核廟
堂鴻議

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
 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亾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
 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
 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
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也誦事便辟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所以耻反以為
 榮華而相驕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何
 故以為逆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謹
 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藉職評復細
陳三經酷烈

不貴不得不犯不難不離不患不而不辭不死不受不祿不過不其不功不求不以不多不服不位不侈不其不能不居不以不小不以不毋不實不虛不受不者不而不後不受不祿不朝不之不經不臣不也不何不謂不國不之不經不俗不所不好不惡不不不違不於不上不君不從不也不欲不所不貴不賤不不不道不於不令不遵不法不也不毋不上不拂不之不事不也不拂不違不毋不下不比不之不說不毋不侈不泰不之不養不節不而不適不也不毋不踰不等不之不服不禮不而不謹不於不鄉不里不之不行不信不而不悌不也不而不不不逆不於不本不朝不之不事不者不行不君不令不也不國不之不經不俗不也不何不謂不民不之不經不產不畜不長不樹不藝不畜不長不謂不務不時不殖不穀不力不農不墾不草不禁不止不末不事不者不民不之不經不產不也不故不曰不朝不不不貴不經不臣不則不便不辟不得不進不毋不功不虛不取不奸不邪不得不行不毋不能不上不通不賤不經不臣不則不國不

楊慎評一知備
重令警衆在
此無民用無
兵勝國何以
重而握在三
經制入與受
制轉機了然
重器之義盡
矣文有筋脈
於此可尋

不服不經不俗不則不臣不下不不不順不而不上不令不難不行不俗不無不常不民不不不務不經不產不則不倉不廩不空不虛不財不用不不不足不輕不本不務不便不辟不得不進不毋不功不虛不取不奸不邪不得不行不毋不能不上不通不則不大不臣不不不和不小不人不好事不臣不下不不不順不上不令不難不行不則不應不難不不不提不人不心不倉不廩不空不虛不財不用不不不足不則不國不毋不以不固不守不人不飢不則不逃不散不也不三者不見不一不焉不則不敵不國不制不之不矣不見不一不而不制不况不兼不有不乎不故不國不不不虛不重不兵不不不虛不勝不民不不不虛不用不令不不不虛不行不凡不國不之不重不也不必不待不兵不之不勝不也不而不國不乃不重不凡不兵不之不勝不也不必不待不民不之不用不也不而不兵不乃不勝不凡不民不之不用不也不必不待不令不之不行不也不而不民不乃不用不凡不令不之不行不也不必不待不近不者不之不勝不也不而不令不

禁不行也

禁不勝

管子

卷五

乃行先勝服近習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

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

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

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

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

專士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

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

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

郭正城評今
不行就民心
說至相王語
語顯策

劉勰評天道
人心凜然宜
惕

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

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凶為

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凶為鄰則以天

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

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緩怠春演天道人心相

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

何平而不陂曷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

無盛人驕者盛易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競競惕惕

以危盛寶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矚矚

管子

卷五

廿七

郭正城評驕
緩中于內外

柯江評器不
可毀

未即禍也。矧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於驕而守於意。故曰。晉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急者。民亂於內。必輕於治。故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急者。必失民亂。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眾。不緩急。不做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沈君新評如
此六攻字不
敗三器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續按。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也。續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眾。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也。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

張嶠評呼吸
通帝座

朱養和評器
不愛攻戰守
固程方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故人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

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楊慎評：重令條達之文，以五死絕五衢，去四逆而正三經，則民用得，兵勝握，伯王可成。然須謹於天道，人心之間，令挾氣意以行，數變所生，不可不知也。不然，則攻器者進，三器一器也。文無奇麗，實管子要書。

朱長春評：周文之弊，利巧不慙，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虛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反入拙矣。亦文心無慙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投

管子卷五終

沈鼎新評法
法從君身之
始則上令共
而下情通皆
由此

程敏政評主
孤巨黨成何
世界

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信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

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聞善

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入而不固。殆同謀而離

殆。危入而不能。危入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

其宿。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

必。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

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

內。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

張榜評韓
筆頭便已收

人道。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

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

過。然後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

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大故曰。赦出則民不

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

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

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

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

葉水心評節
三欲以安位
藟領語

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

劉綬評誅條
甚悉又引以
繩墨故服

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也。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如景與響。數也。言也。昏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詭行自亢。母雜俗，母異禮，士母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岳正評况字
以下又轉一
意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
從此之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
令不復行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爭主况其倨傲易
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
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
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
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
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
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養純評害
小而利大但
恐人不知耳

藉誠評不求
美觀意甚穉
汾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
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
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
毋赦者瘞瘡疥也睢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續按爵不
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
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
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
不求其觀也。春演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為侈何為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也。侑寬武也。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張嶼評曲盡
儉意

李泌評妄予
妄誅是生亂
亂賊非法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滯。滯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朱長春評文
與墨子近長
條葛葉筆經
而下于戰國
又為未波矣
退之認錯作
祖故及文而
文亡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使民

先則新評法
今漸廢則民
漸弛故以法
令變入則入
可用

眾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夫至用民

姓極評用民至此極恐亦是備言之術

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續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斧鉞有所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

沈維垣評下儼上因釀害不淺

梅主享評力不轉死不愛何以得此子民

揚慎評無人與之小大君臣自與也

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續按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亾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亾者其削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

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然則國何可無道人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

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者則由先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已蔽而劫已令之失也。

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

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

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耳。而君遂十日不聞。

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楊慎評內隔
外隔中隔文
理轉展及側

沈鼎新評令
即其勢也為
人主之神語
云主失其神
虎隨其後寧
不落胆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

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右侵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滅事故也。

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富與人，故君專之。政者

何良俊評命
以正定方謂
之令

孔穎達評言
辨而行難皆
裂規列矩

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

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過，止之不及者，令逮之。

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非正則傷國，一也。

故傷國，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

於仁，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不義則失宜，故軍敗。

生而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非務，故言有辨而非務者。

非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行難而善，故言必中務。

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

朱長春評當
時名法家指
一而塗殊各
自立說參差
同異故並收
之其起議轉
入紆曲可尋
詭亦強詞耳
君天所樹也
上下定制豈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
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
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續按。倍。古是
背字同。
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續
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
行。雖當威
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曰。人君也。故從而貴
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
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
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
貴之。豈敢更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
勢。怒則伏
尸流血。喜則軒冕塞
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
人亦可。

獨在司命之
權乎。權必以
道行。權術則
才矣。

曹公評蔽雍
牽環洞析令

貧人亦可。使以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
人亦可。使人
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
富貴貧賤。人臣
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
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
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
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
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
也。今臣子得此六者。
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
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
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
左右。令與而不至。謂之瑕。君

朱養和評法
令又歸到用
人

趙用賢評法
自治儀自正

相間故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日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

郭域評法
然責之在上

沈鼎新評法
之高智思
取在人之自領

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春通道以物。物道集。虛而一貫。務物者。傳溺心。文滅質。求滿而反得損也。非我制。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物而物為制也。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黃震評名
忘功則不滿
於

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
 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
 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
 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
 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
 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效國以
 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
 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
 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
 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

蘓軾評引援
古有波瀾

朱養純評世
無四語精與

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
 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
 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李同理。后稷為田。此四士
 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
 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
 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
 足以與。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
 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

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成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朱長春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又斯大。大斯弛，弛斯漫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未大而脉不落，膚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腓痺，著肉食，而只行者耶。病

父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屢幾騷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曼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梅士享評：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能法而赦，則惠窮于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劫于臣，而無與通下情者。皆不知為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矣。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為方圓，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為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具于法法之矣。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

揚慎評管子之意是言兵未離道德要人上會

沈鼎新評用兵及致四禍則兵權不可不知

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

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 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 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 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一兵而國四禍。則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何為而不危矣。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

程敏政評四者全由有數口來

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 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 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 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 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 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數存焉。 明理而勝敵。明理則勝敵。 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 者。在於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 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 官四分。既定則四分官。 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野且故不能知敵

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情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徵賦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不節故下怨上。

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

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伎而不

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

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

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春通兼弱攻昧取亂侮人所謂危危

窮窮也二官五教九章爲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乘瑕唯堅蹈隙未瑕而乘精亦頓未隙而蹈堅亦毀

岳正評有制之兵先爲河勝

葉水心評治兵法莫先于三官

張嶼評五教以作民勇

兩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三官。一曰

日致遠以數。縱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

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倣裝也。春通大將

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

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

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二曰教

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

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日舉日章則晝行。二日舉

月章則夜行。三日舉龍章則行水。四日舉虎章則行

林。五日舉鳥章則行陂。六日舉蛇章則行澤。七日舉

鵠章則行陸。八日舉狼章則行山。九日舉韓章則載

食而駕。韓，韓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

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

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春演初舉

察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復合也。道無不

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粗者分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乎不意。

朱恭和評無端窮正由分而合兵法之神處

揚慎評魯篇首兵非備道至德似悟而合使兵離道德而有用則道不備德不

至備乎道哉

非備乎德

故非至始乎

無端即觀夫

道卒乎無窮

即執天行三

官五教九章

即時物文理

與黃帝之言

何遠得其妙

而忘乎兵帝

王伯之渾途

也

四善本心固

楊慎評中處即處乎無端

管子

卷六

十七

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一精。一經

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借名而

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皇。至矣。盡矣。吾

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有端矣。有窮矣。

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

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

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

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

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

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

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因可恃。故不守。恃固不

無窮之中敵
不見之乃曰
無敵一形乎
彼已則有敵
矣

曾彥評專一
句扼要

管子 卷六

拔拔恃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
處可不可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
也績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
行不留謂法行彼四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
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置也一氣專
定則傷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春通
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置厲士
之利故進無所疑退無所置敵乃為用既無疑置敵
不置乃服從而為
已習山凌山阬不待鈎梯習水故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
遠歷春通徑於絕地攻於恃固春通陵山歷水越王入千
而渡之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固

楊慎評獨出
獨入者將心
也寶者三軍
之精志也將
提精志以出
入故獨而不
釋獨則執止
之俱則執止
見則執歛之

李泌評惟神
故獨出獨入

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之法靜如風獨出獨入而莫
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存厥寶玉必選
不獨入也績按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
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做此春通雖獨入與衆俱入
寶不必改實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歛寶玉所
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春通不神之所以為
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存衆
為用之公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
意無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
知出入人安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
意吾出入至能盡獲而不置也
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
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不意率然而畜之以
來率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疑

姚樞評仍合

管子 卷六

十八

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春通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為獨

神此以畜和養合。因之為衆強。獨神妙于中。權衆和強勇于進。闢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韜鈴一等。

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

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

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

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

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

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

次一之。雖勝不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亂能破大勝。強也。

楊慎評無失以破大無強

以勝強我不立勝而破其勝一之至也

朱養純評道原于正明此致

注敵者一本也通者

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詭計。勝之不以

詐。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

謂十力不可量。疆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

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

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至此道。春通一。道

之元也。明一者王。則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其次一之。一以御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

失其不可戰也。日至。日實。日原。日終。一之交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于存而盡于無。無

之元也。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績按致中致也。用敵教

之盡也。上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

管子

卷六

十九

孔穎達評可
見利適用敵
所不可緩

梅士享評成
化歸之無正
神之不測

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不能敵則不能致器者困不能敵既不能致器則

者窮既不能用敵敵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

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反顧之心故必勝

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

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

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

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擊無所獲春通不

不見我之畏懼若搏景測我之實則據虛

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

所向皆無故不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設

可以成功也

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春通無不可

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

神之用手如天之行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

而萬物成矣化矣

無形無為結上無名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

之至盡神乃謂道

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亾者而乃

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得窺之

非威也

朱長春評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

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

此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人幻

從一而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

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陰無際所謂皇帝玉伯之分

也究于皇帝玉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其權秘

程敏政評道
借威而威非
道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教士
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抑計倪
夷之屬。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豎
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
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
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虎。芻之
狗也。予故曰兵本。
梅士亭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
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
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
官。彼錯見刪之不成段。此合見刪之不成文。皆篇
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妨各會其意。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六終

